

连盟网 e+
www.shuquunet

内部交流请勿外传

看 险 史 ①



儿时经典 童年岁月 尽在连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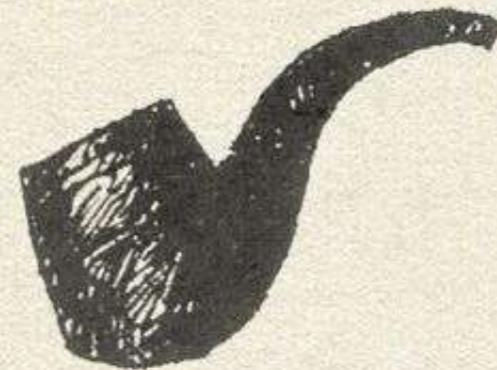
冒 险 史

——博斯科姆比溪谷秘案

原著： [英]阿·柯南道尔

改编： 施家齐 阮风华 施 萌

绘画： 周克文 周亚文 周戴晓 周博明 周贤文
翁承德 翁承仁 翁莲基 晓蕙 廷英 鑑国 飞连亭桥元青
贾培蕾 贾培玉 基培月 贾克张 張月 贾月贤开 周王陈
韩慧林 韩雄芬 张艾娟 倪贾培 傅信 張芝南 贾月贤开 刘玉青
雨志芬 明月 刘艾娟 倪艳 奉信 南芝南 贾月贤开 刘玉青
刘展星 星敏 张刘胡童 大庆 傅信 張芝南 贾月贤开 刘玉青
张天敏 天敏 张胡童 大庆 傅信 張芝南 贾月贤开 刘玉青
赵敏 天敏 张胡童 大庆 傅信 張芝南 贾月贤开 刘玉青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 1995 ·

博斯科姆比溪谷秘案



1 一天早上，当华生和妻子共进早餐的时候，女仆送进一封电报，说是歇洛克·福尔摩斯打来的。电文说，因博斯科姆比溪谷发生惨案，要华生于11时15分从帕丁顿启程。“亲爱的，你想去吗？”华生的妻子问。“哪能不去，亲爱的。”华生答道。



2 半小时后，华生驱车到达帕丁顿车站。身穿灰色旅行斗篷，头戴便帽的福尔摩斯已迎候在那里。买过票，他们进到车厢里。福尔摩斯上车后，便在他带在身边的乱报纸中翻拣。他一会做笔记，一会又陷入沉思，然后将报纸扔到行李架上。



3 福尔摩斯问华生知不知道博斯科姆比溪谷发生了一起被当地警方判定为是一起儿子谋杀父亲的严重惨案，华生说他近来很忙很少看报。福尔摩斯说，我们既然承担此案的侦破事宜，就不能凭想当然或照葫芦画瓢。



4 福尔摩斯简单地给华生介绍说：“博斯科姆比溪谷位于赫里福德郡，是距离罗斯不远的一个乡间地区。约翰·特纳先生是当地最大的农场主。他把哈瑟利农场租给了和他曾在澳大利亚呆过的查尔斯·麦卡锡先生。”



5 “麦卡锡有一个18岁的儿子，特纳却有一个与那个儿子同龄的独生女。他们两个人的妻子已不在人世。麦卡锡家有两个仆人，一个男仆和一个女仆。特纳一家有五六口人。麦卡锡父子喜欢运动，经常出现在附近举行的赛马场上。”



6 “6月3日，即上星期一下午3点左右，麦卡锡从他在哈瑟利的家里出来，步行到博斯科姆比池塘。上午，他曾同他的仆人到罗斯去，并对仆人说过，他必须抓紧时间办事，说下午3点钟有一个重要约会。从这个约会之后，他就没有再活着回来。”



7 “哈瑟利农场距博斯科姆比池塘四分之一英里，当麦卡锡先生走过这地段时，曾有两个人看见过。一个是老妇人，报纸没提她的姓名，另一个是特纳先生雇来的猎场看守人威廉·克劳德。这两个人证都曾宣誓说，麦卡锡先生当时是一个人路过的。”



8 “猎场看守人还说，在他看见麦卡锡先生走过去几分钟后，麦卡锡的儿子詹姆斯·麦卡锡腋下夹着一枝枪也在同一条路上过去。他确信，儿子是尾随在父亲后面的。威廉一直目睹他们父子看不见之后。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人看见过他们父子。”



9 “博斯科姆比溪谷庄园看门人的14岁的女儿佩兴斯·莫兰说，曾看到他们父子激烈争吵，父亲大骂儿子、儿子举手要打父亲的场面。没一会，她见小麦卡锡跑进她家说他父亲死在树林里了，并向看门人求救。说小麦卡锡没带枪和帽子，右手和袖口上沾有血迹。”



10 “尸首躺在池塘边，头部被人用又重又钝的凶器击得凹了进去。从伤痕看，像是用枪托打的。那枝枪扔在草地上，离尸体几步远。小麦卡锡因此遭到逮捕，星期二传讯时被宣告为犯有‘蓄意谋杀’罪，星期三提交罗地方法院审判。并已提交巡回审判法庭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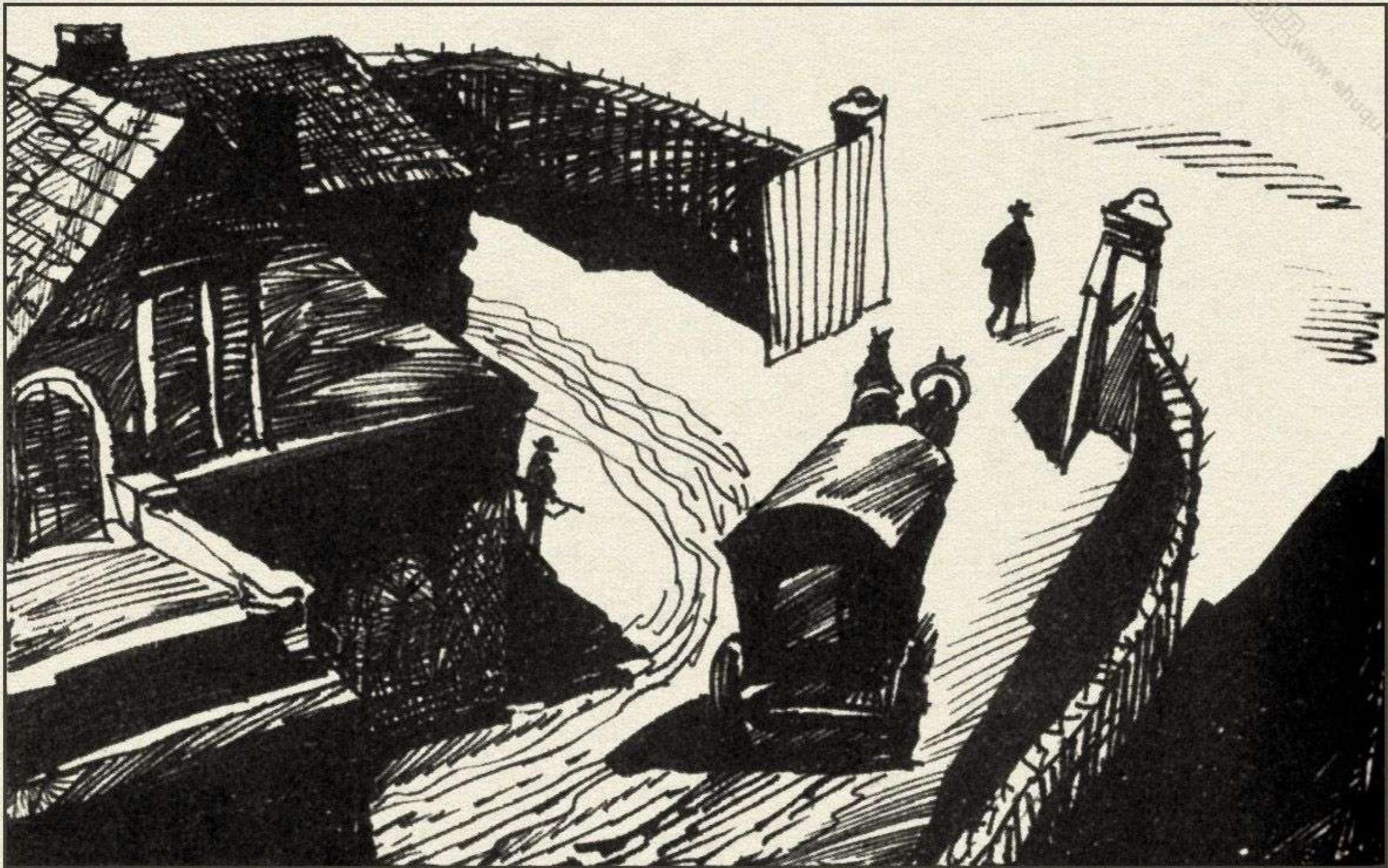
11 华生以为，如果照现场的情况看，这个案子很快就可以了结。福尔摩斯认为，拿现场做证据是靠不住的，不然，雷斯垂德警官就不会把我们请去。“那是什么呢？”华生问。福尔摩斯提醒华生注意，他们为什么没有当场逮捕小麦卡锡这个事实。



12 福尔摩斯说：“当巡官通知小麦卡锡被捕了的时候，他毫不惊慌，还说自己罪有应得。可是旁观者又提出疑问，说小麦卡锡是清白无辜的。如果他被捕时表现惊讶和气愤，我反倒觉得可疑，因为他态度坦然，我便认为他不像个犯了罪的人。”



13 华生在车厢的一个角落里开始阅读福尔摩斯递给他当地报纸关于小麦卡锡的交待：“我曾离家去布里斯托尔，上星期一（3日）回家。当时父亲不在家，女佣告诉我，他和马车夫约翰·科布驱车到罗斯去了。”



14 “到家不久就听见他的马车驶进院子的声音，我从窗口望去，看见他下车后很快从院子里往外走，我当时并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于是我拿着枪漫步朝博斯科姆比池塘那个方向走去，打算到池塘那一边的养兔场去看。”



15 “正如威廉·克劳德在他证词里所说的，我在路上见到了他。但是他们以为我在跟踪父亲，那是他搞错了。我根本不知道他在我的前面。当我走到距离池塘100码的时候，我听见‘库伊’的喊声，这喊声是我们父子间常用的信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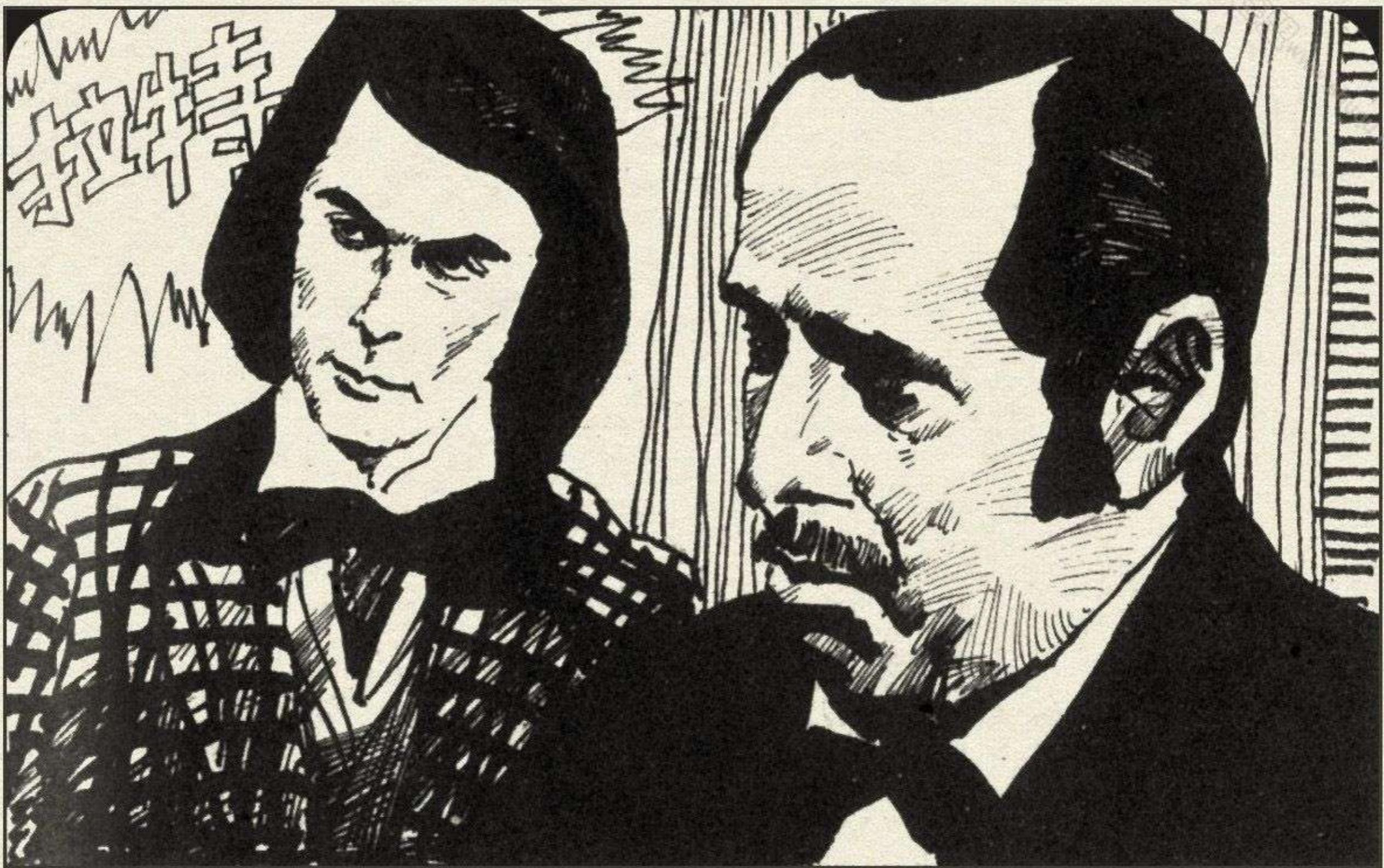
16 “于是我赶快往前走，发现他站在池塘旁边。他当时见到我好像很惊讶，并粗声粗气地问我到那里干什么。我们没谈一会，就跟着争吵起来，并且几乎动手打起来，因为父亲脾气很暴，我看他火气越来越大，大得难以控制，便离开了他。”



17 “我转身返回哈瑟利农场，但是我走了不过150码左右，便听到背后传来一声可怕的喊叫，促使我赶快往回跑。我发现父亲已气息奄奄躺在地上，头部受了重伤。我把枪扔在一边，将他抱起来，但他几乎断了气。我跪在他身边约几分钟。”



18 “我到特纳先生的看门人那里去求援。因为他的房子离我最近。当我听到叫声回到父亲那里时，没有看见任何人在父亲附近，我根本不知道他是怎么受伤的。他不是一个很得人心的人，因为他待人冷淡。但是，他也没有急于要跟他算帐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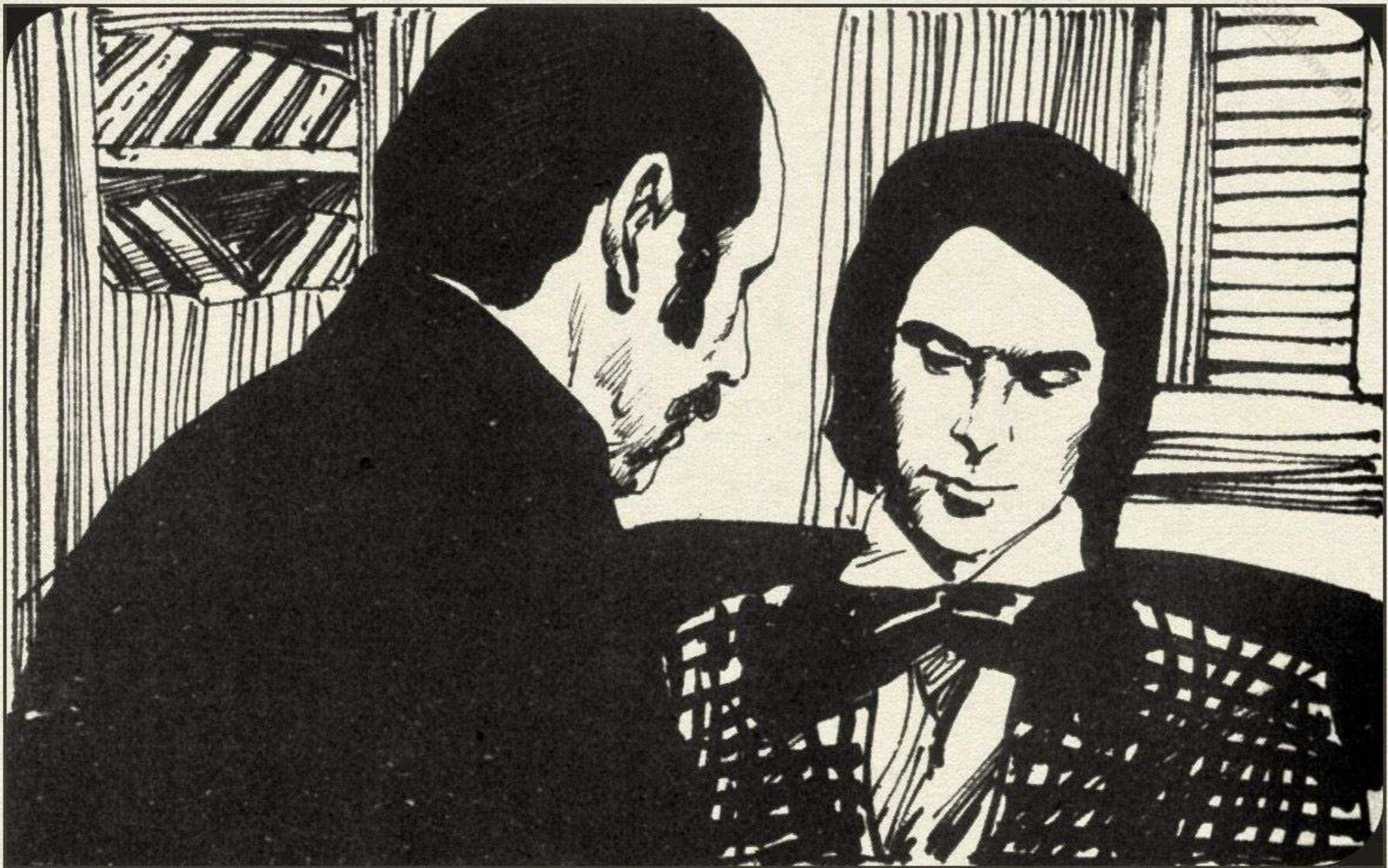
19 以下是调查记录：验尸官：“你父亲临终前对你说过什么没有？”证人：“他含糊不清地说了几句话，但我只听到他说了一个‘拉特’。”验尸官：“你认为这话是什么意思？”证人：“我不懂它是什么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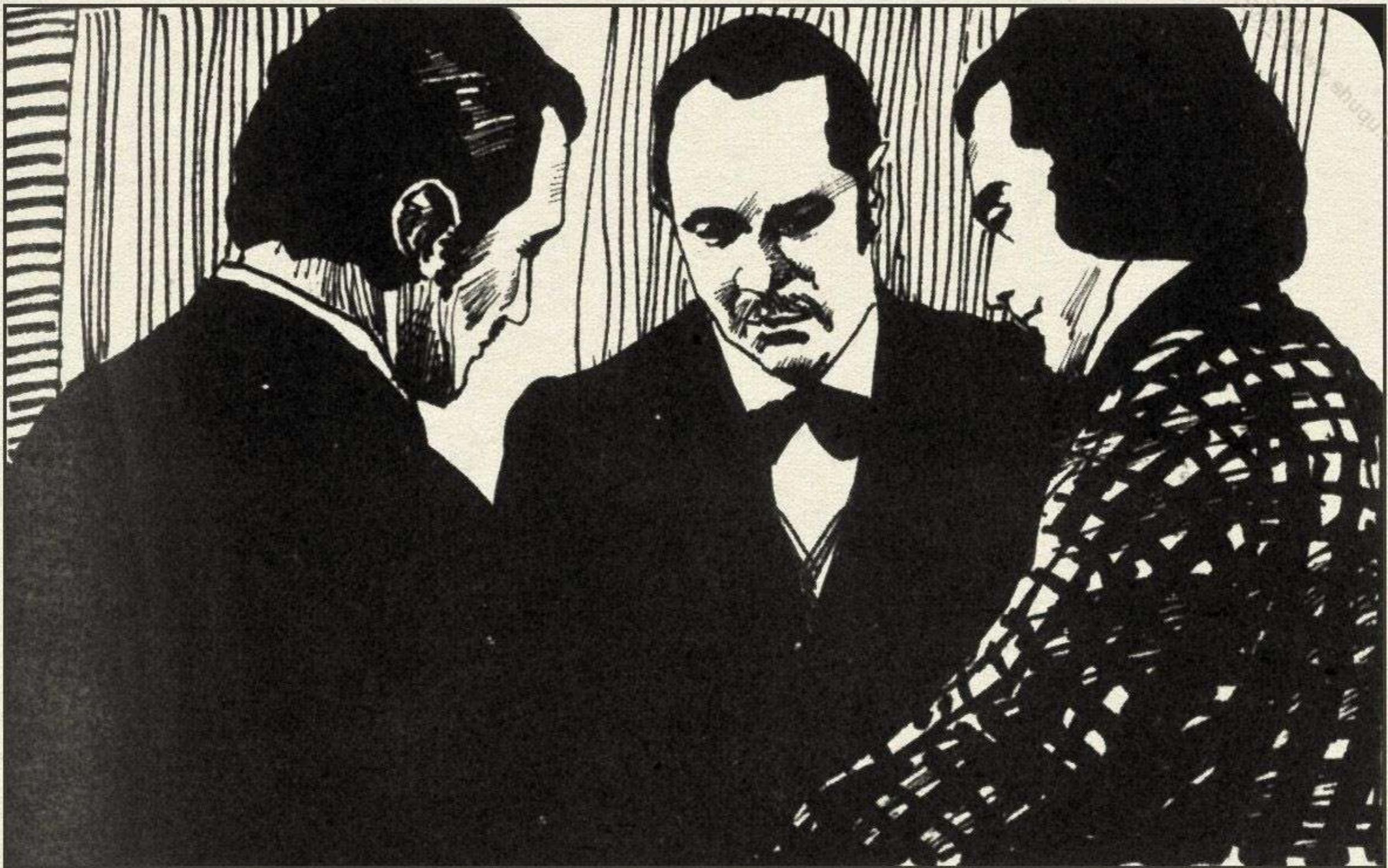
20 验尸官：“你为什么同你父亲吵架？”证人：“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验尸官：“看来我必须坚持要你回答。”证人：“我真的不可能告诉你。我可以向你保证，这和随后发生的惨案毫无关系。”



21 验尸官：“这要由法庭来裁决。你应该明白，拒绝回答问题，在将来可能提出起诉时，对于你的案情将相当不利。”证人：“我仍然坚持拒绝回答。”验尸官：“据我了解，‘库伊’的喊声是你们父子间常用的信号。”



22 证人：“是的。”验尸官：“那么，他还没有见到你，甚至还不知道你已从布里斯托尔回来，就喊这个信号，那是怎么回事呢？”证人（显得相当慌乱）：“这个我可不知道。”



23 陪审员：“当你听到喊声，并且发现你父亲受重伤的时候，你没有看见什么引起你怀疑的东西吗？”证人：“没有什么确切的东西。”验尸官：“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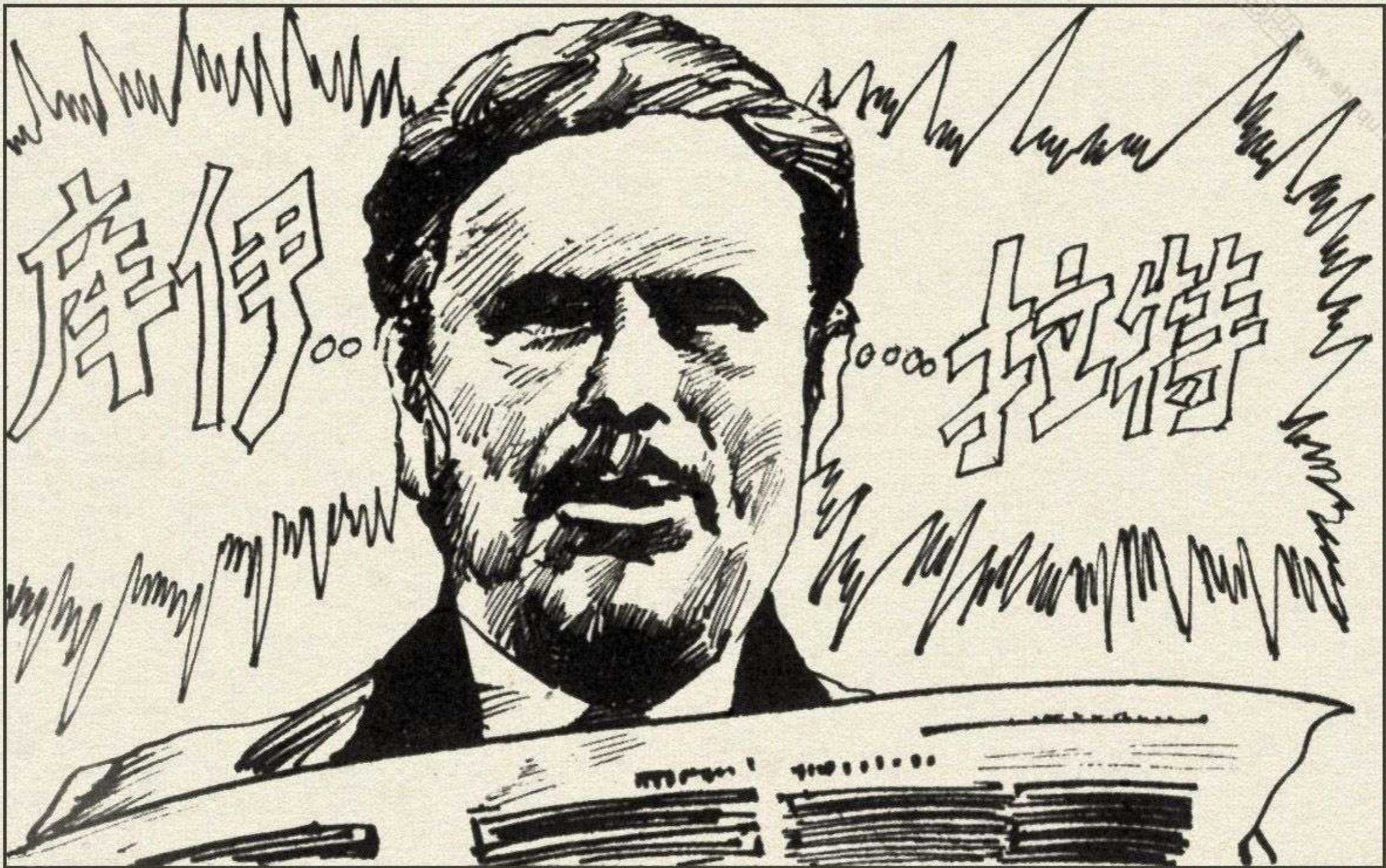
24 证人：“我赶紧跑到那空地的时候，思想很乱，很紧张。不过，我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在我往前跑的时候，在我左边地上有件东西。好像是灰色的，仿佛是大衣之类的东西，也可能是件方格呢的披衣。很快它又无影无踪了。”



25 “你是说，在你去求援之前就已经不见了？”“是的，已经不见了。”
“你不能肯定它是什么东西？”“不能肯定，我只感到那里有件东西。”
“它离尸首有多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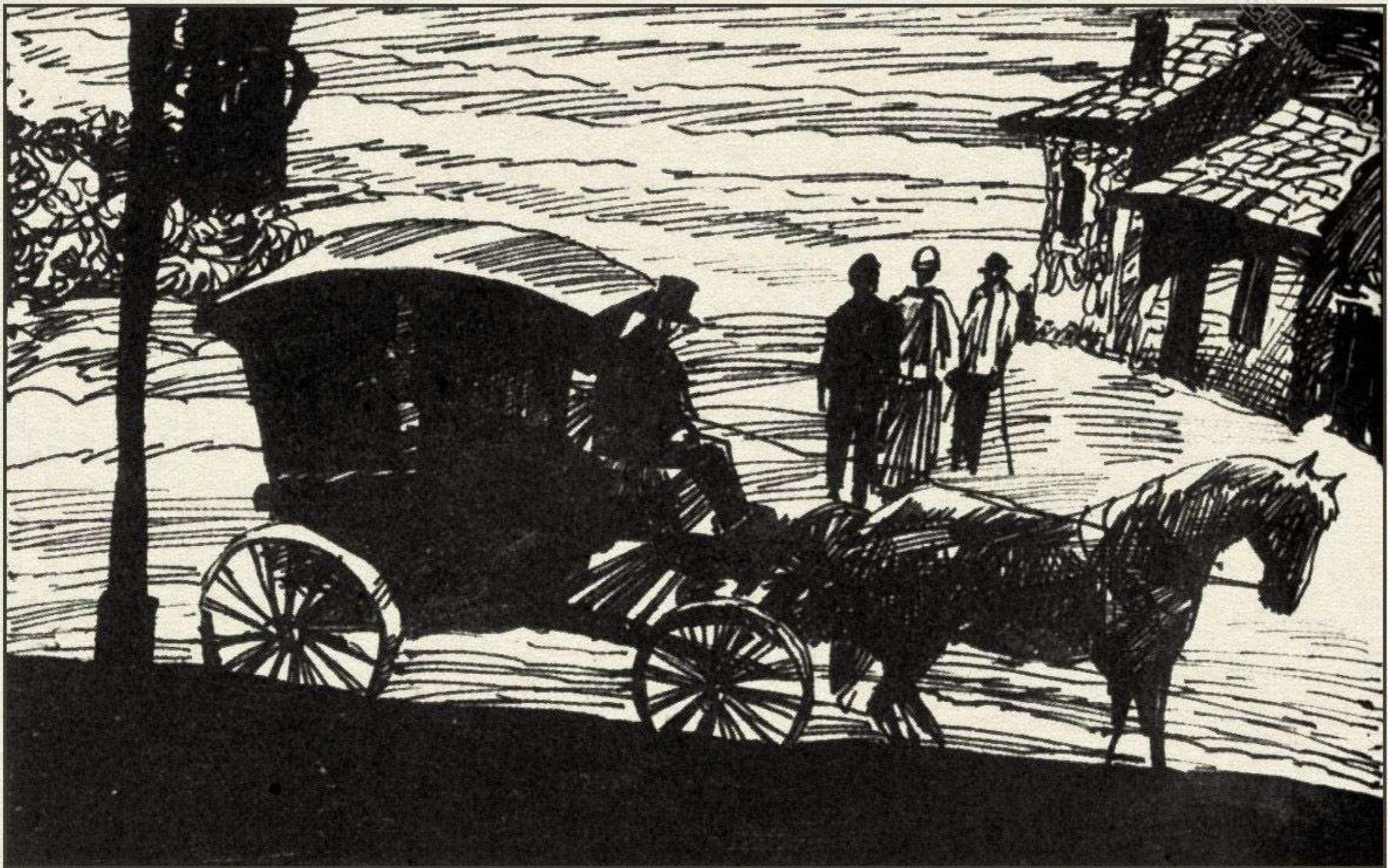
26 证人：“大约十几码远。”验尸官：“离树林边缘有多远？”证人：“差不多同样距离。”验尸官：“那么如果有人把它拿走，那是在你离开它只有十几码远的时候？”证人：“是的，但那是我背向着他的时候。”



27 华生分析说，我觉得验尸官最后说的那几句话对小麦卡锡相当严厉。那就是他父亲还没有见到他时就给他发出信号。另外就是他拒绝交待他和父亲的谈话细节。看来这一切都对这个儿子不利。



28 福尔摩斯分析说，华生和验尸官都力图突出最有说服力的要点，使对这个青年人有利。假如小麦卡锡为了解脱自己，他完全可以用编造来赢得陪审团的同情，但他没有这样做。福尔摩斯表示，他将根据这个年轻人所说的实情去研究这个案子。



29 当他们经过风景秀丽的斯特劳德溪谷，穿过河面很宽、闪闪发光的塞文河之后，终于到达罗斯这个风景宜人的小乡镇。身着浅棕色风衣打了皮裹腿的苏格兰场的雷斯垂德警官已在那等着他们了。他们便一同乘车到赫里福德阿姆斯旅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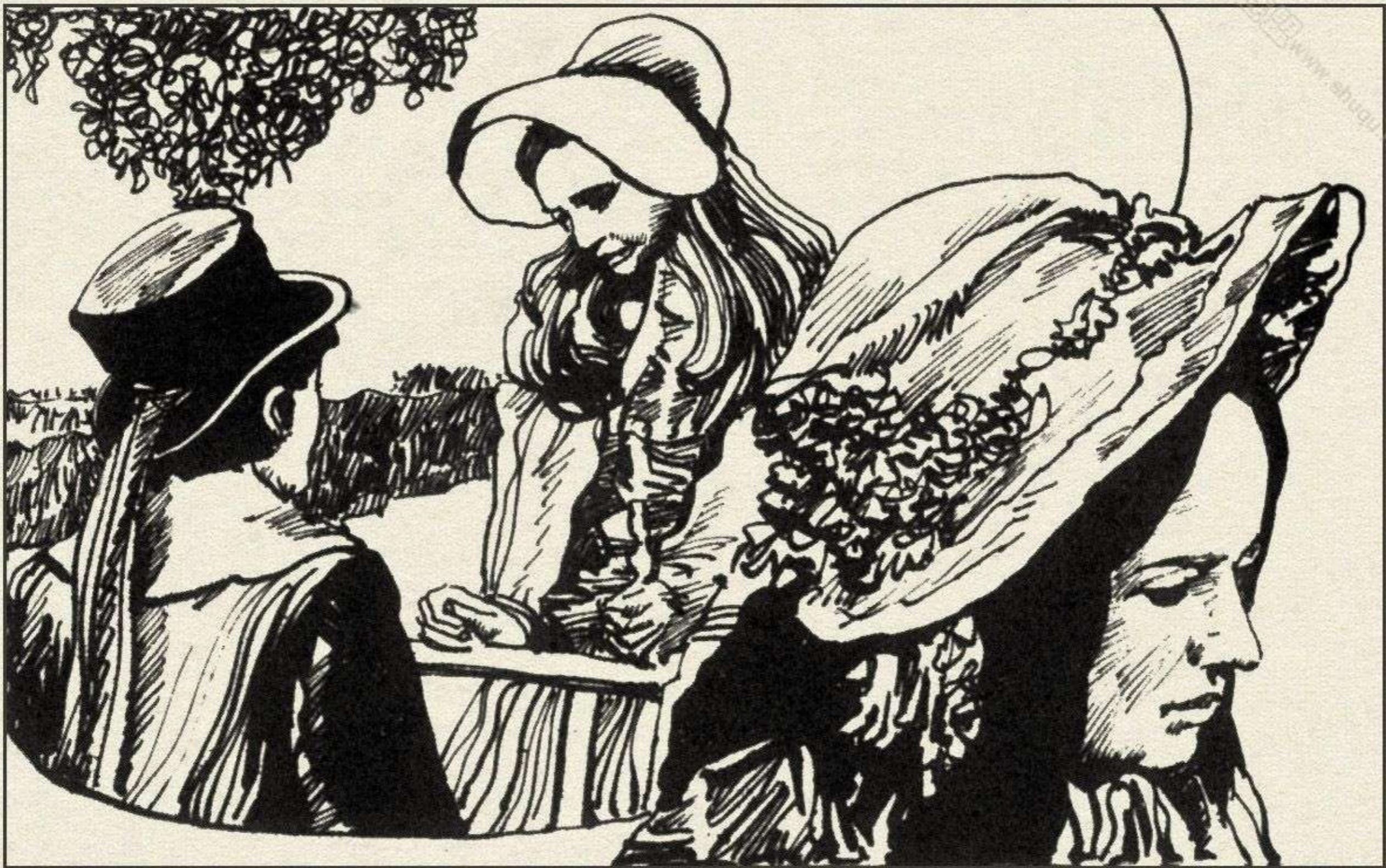
30 当他们坐下喝茶的时候，雷斯垂德说，他已雇了一辆马车，他说他知道福尔摩斯是个刚毅性急的人。福尔摩斯说：“你太客气了。去不去现场，全取决于晴雨表多少度。”雷斯垂德说他听不懂他的意思。



31 福尔摩斯说今天天气好，再加上这儿优美的环境，所以他不准备去现场了。雷斯垂德大笑起来，说：“我说嘛，报纸上的案件已经一清二楚了。再说，我办不到的事，你也是办不到的。要不是那位女士缠着我找你，我也不会请你来。喏，她来啦！”



32 他的话音刚落，从门外走进一位无比秀丽的妇女，她蓝色的眼睛晶莹明亮，双唇甜润，两颊微露红晕。当时她是那样地激动，那样地忧心忡忡，以致把天生的矜持也抛到九霄云外了。



33 她说福尔摩斯先生来了她很高兴，并请他相信小麦卡锡绝不是凶手。因为她和他是一起长大的，她说他心肠很软，连个虫儿也不肯伤害。说凡是真正了解他的人都认为这种控告太荒谬了。



34 “你看过他的证词，或许有了某些结论，难道你不认为他是无辜的吗？”年轻妇女说。“我想很可能是无辜的。”福尔摩斯说。她听后把头一仰，以轻蔑的眼光看着雷斯垂德大声地说：“好啦，你注意听着，他给了我希望！”



35 雷斯垂德耸了耸肩，说福尔摩斯的结论下得太轻率了。年轻的妇女却坚持说福尔摩斯是正确的，说詹姆斯没干坏事就是没干坏事，至于他同父亲争吵的原因，她敢肯定，他之所以不愿对验尸官讲明，是因为这牵涉到她。“怎么牵涉到你？”福尔摩斯问。



36 年轻妇女说：“时间已不允许我再有任何隐瞒了。詹姆斯和他父亲为了我的缘故有很大分歧。我和詹姆斯从小像兄妹一样相爱，麦卡锡先生迫切希望我们结婚。但詹姆斯却不想马上这样做，所以他们就吵了起来。”



37 “那你父亲呢？他同意这门亲事吗？”福尔摩斯问。“不，不，他是反对的。赞成的只有麦卡锡先生一个人。”年轻妇女说。当福尔摩斯用表示怀疑的眼光投向她时，年轻的脸忽然红了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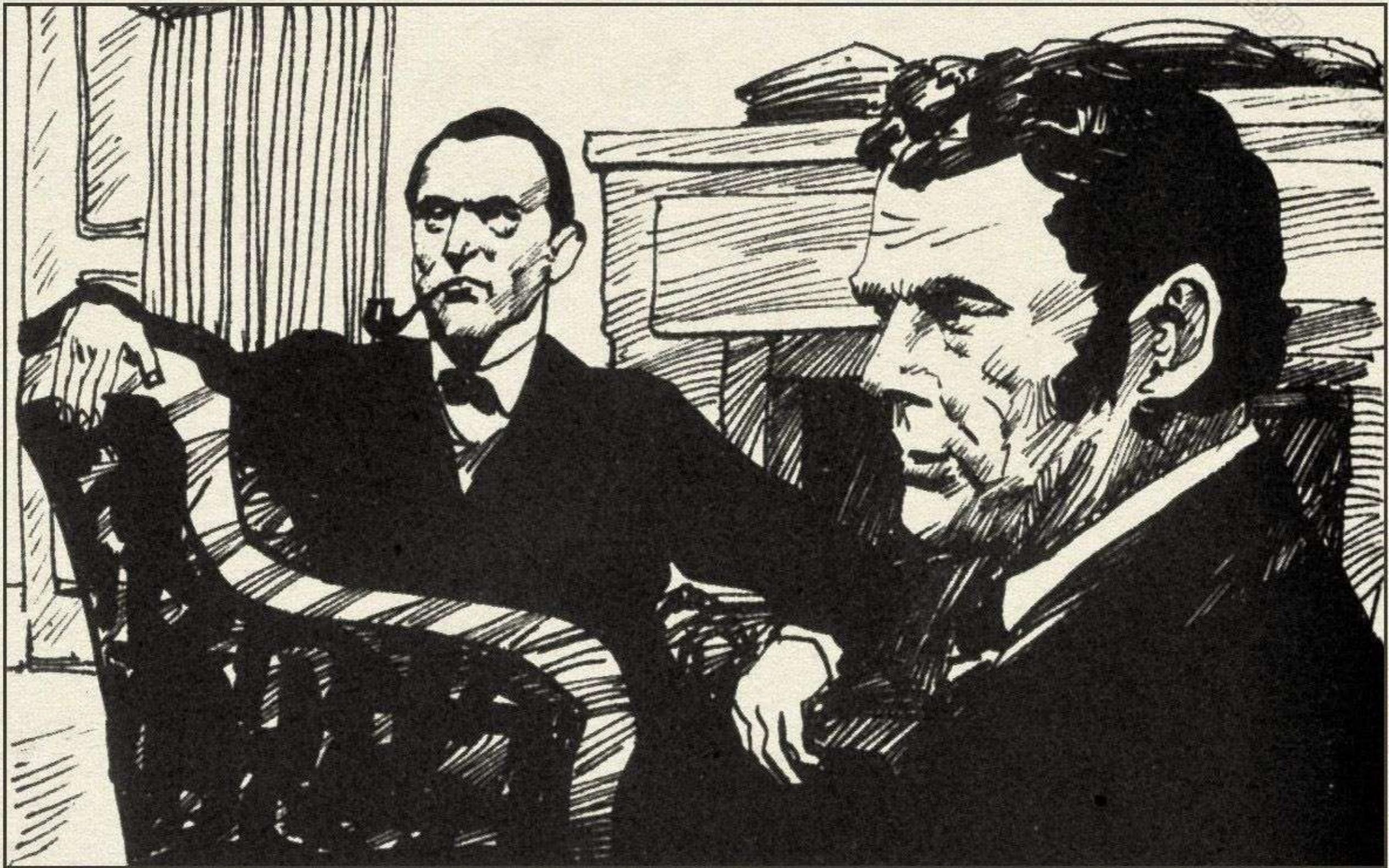
38 福尔摩斯对她提供的情况表示感谢，还问明天拜访她时不知能不能见到她父亲。她说恐怕医生不会同意，因为她父亲的身体一直不好。还说因为这件事父亲的身体完全搞垮了。又说麦卡锡先生生前是往日在维多利亚唯一认识她父亲的熟人。



39 “哈！在维多利亚！这很重要。在维多利亚什么地方？”福尔摩斯问。
“在矿场。”她说。“这就对啦，在金矿场；据我了解，约翰·特纳先生
是在那儿发的财。”



40 “福尔摩斯先生，如果你去监狱看詹姆斯的话，你跟他说，我知道他是无辜的。”“我一定照办，特纳小姐。”特纳小姐说她必须马上回家，说离开了父亲心里很不放心。还祝愿福尔摩斯一切顺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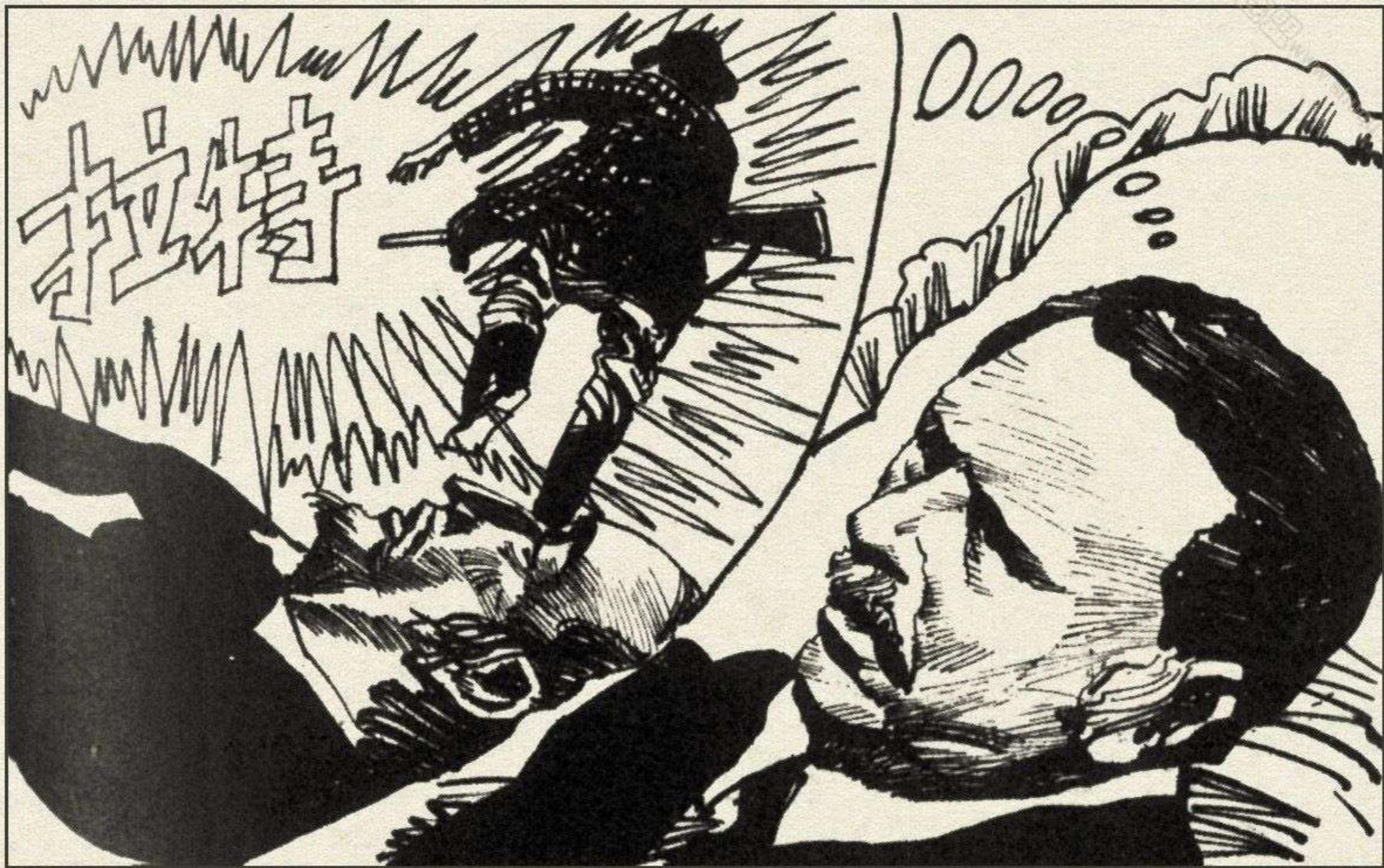
41 雷斯垂德沉默一阵后严肃地说：“我真替你羞愧福尔摩斯先生。为什么让人家对毫无希望的事重又燃起希望之火呢？虽说你是好心肠，但这样做未免太残忍了。”福尔摩斯表示，他认为自己能想办法替小麦卡锡昭雪。但他们还是说好第二天去看望小麦卡锡。



42 第二天华生同他们一道步行到火车站，在小城闲逛了一会便回到旅馆。躺在床上他开始考虑这个案子。他想：假定小麦卡锡说的经过完全属实，那么，他从离开他的父亲到听到他父亲的尖声叫喊而急忙赶回林间的刹那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怪事？



43 我难道不能凭我行医多年的经验，从死者的伤痕上看出些问题吗？法医验尸证明书上说，死者脑后的第三个左顶骨和枕骨的左半部因受到笨重武器的猛击而破裂。那就是说，猛击是来自死者背后。无疑这种说法显然对小麦卡锡有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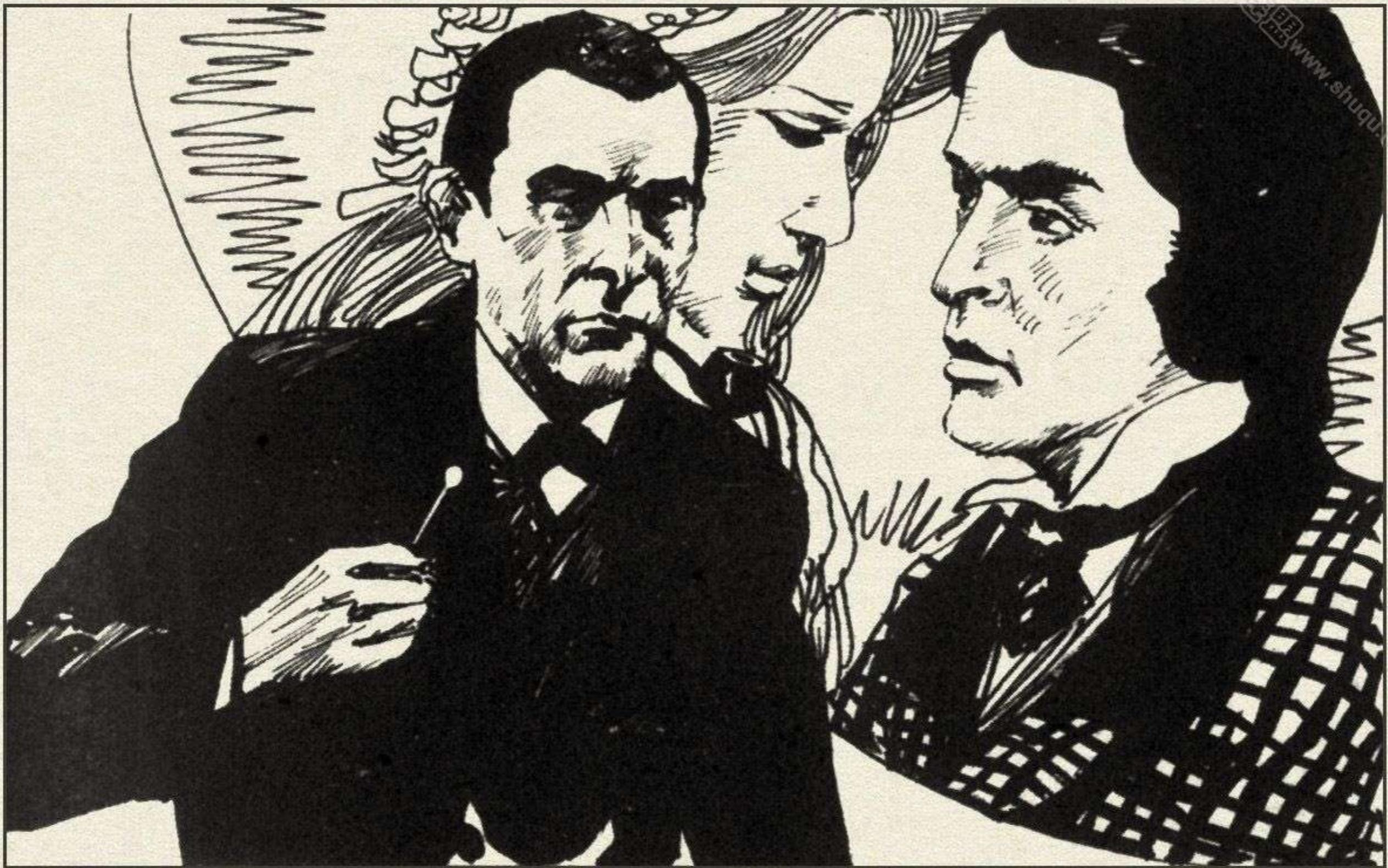
44 不不，因为死者也可能是在他转过身去以后被打死的。此外，那个人死的时候喊了声“拉特”，这个问题很复杂。但有一点，它绝不是死者的呓语，很可能这两个字是告诉别人他是被谁残害的。如果上面的情况属实，那么凶手一定是在逃跑时掉下了自己的衣服。



45 也许是凶手的大衣。而且他居然胆敢趁小麦卡锡跪下来的一瞬间从十几步远的地方，把他的衣服取走。雷斯垂德的一些意见，并不奇怪。但能为小麦卡锡昭雪的希望还是在福尔摩斯的身上。只要他有信心，我的信心也鼓了起来。



46 福尔摩斯回来得很晚，因雷斯垂德在城里住下了，他是一人回来的。他跟华生说，明天查看现场要是不下雨就好了。因为这个案子太重大了。他说他已经见过小麦卡锡了，但他没有提供什么线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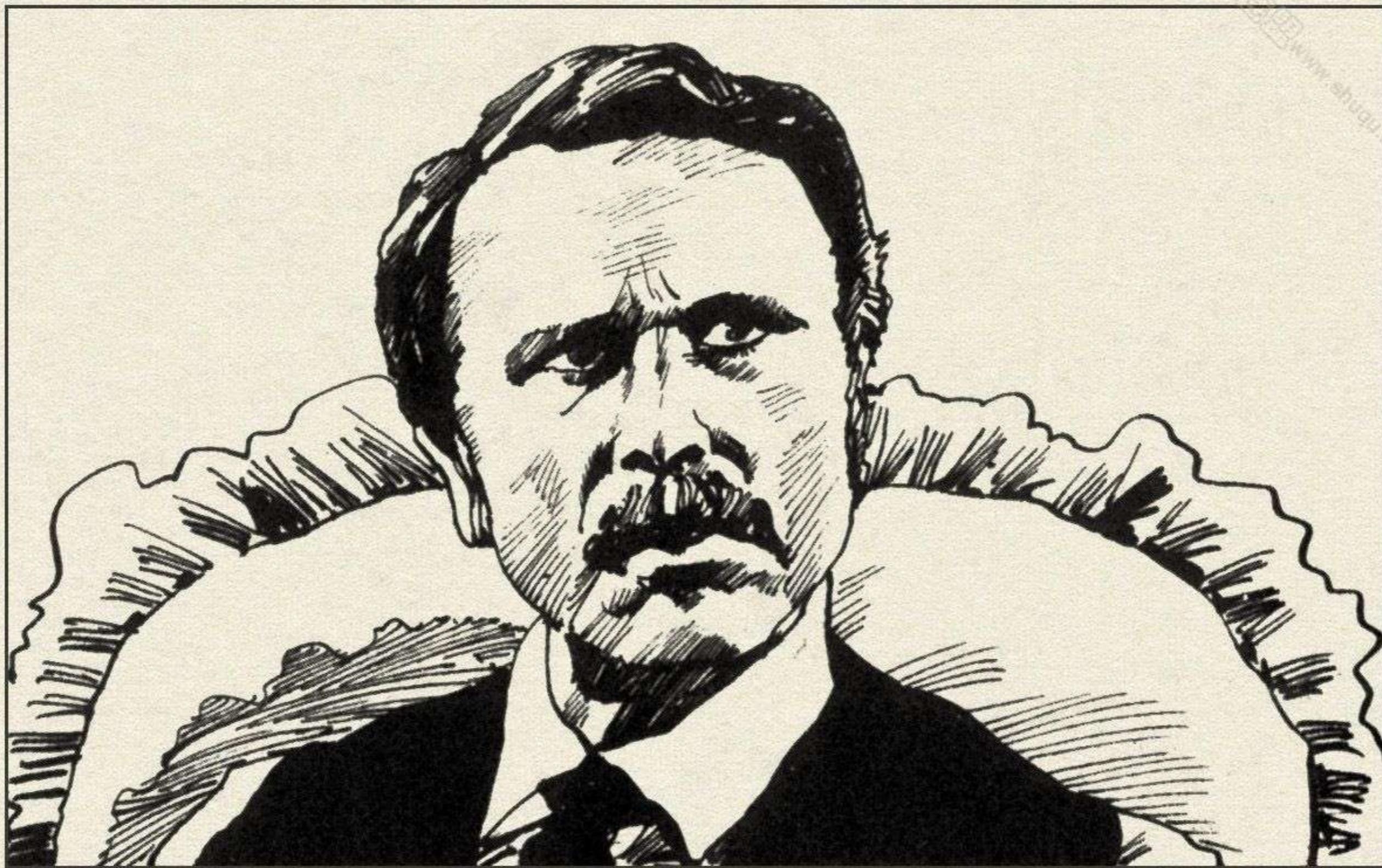
47 从谈话中福尔摩斯觉察到，小麦卡锡似乎知道那是谁干的，而他为他或为她故意在掩盖。但总的印象是他和别人一样，对这个案子还是迷惑不解。虽说他不很机灵，但心地是善良的。



48 福尔摩斯还告诉华生一个痛苦的故事。说小麦卡锡和特纳小姐是青梅竹马。小特纳曾离家5年，在一所寄宿学校读书。两年前，而小麦卡锡这个傻瓜却在布里斯托尔被一个酒吧女郎缠住，并在婚姻登记所登记结了婚。好在这事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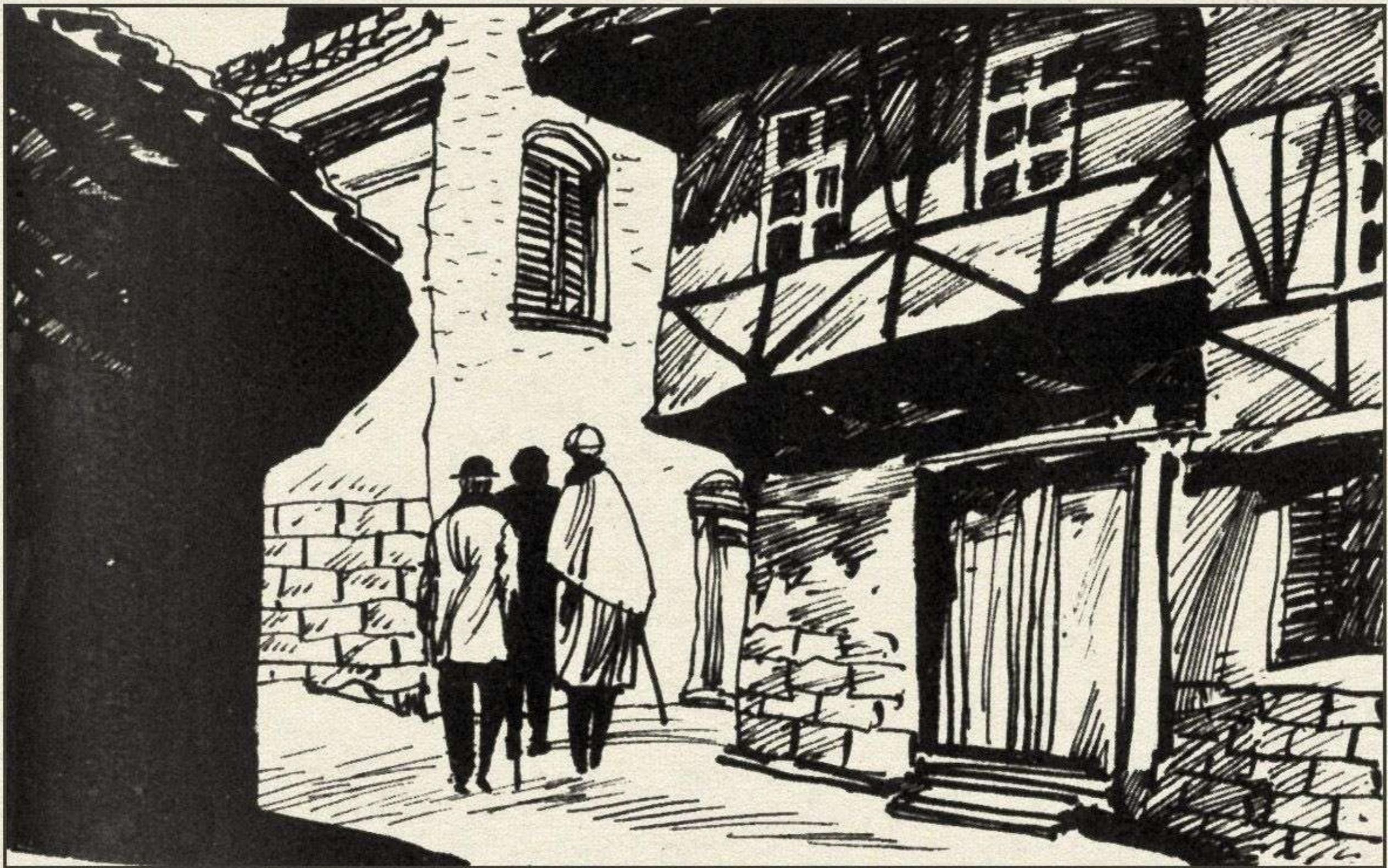
49 福尔摩斯说，所以当他父亲最后一次极力劝他向特纳小姐求婚时，他就因为有这件事而急得双臂乱舞，但又不好言明。前3天他是在布里斯托尔和他的那个酒吧女郎一起度过的。当时他父亲对他的行动一无所知。



50 福尔摩斯跟华生说，但是坏事变成了好事，那个酒吧女郎从报上看到他身陷囹圄，于是干脆将他抛弃了，写信说她是有夫之妇，所以他们之间不存在夫妻关系。“哦，这个卑鄙的女人！”华生气愤地骂道。



51 福尔摩斯提醒华生要注意两点。第一，谋杀和被谋杀者约定在池塘见面，说明谋杀者不可能是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在外面，他也无从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第二，在被谋杀者知道他儿子已经回来之前，有人听见他喊“库伊”！这两点是破案的关键。



52 上午9时，雷斯垂德邀约他们去哈瑟利农场和博斯科姆比池塘现场去核实事实。还告诉他们一个新闻，说约翰·特纳危在旦夕。并介绍说特纳先生是麦卡锡先生的恩人，连哈瑟利农场的租金也不要麦卡锡的，说他们是名符其实的老朋友了。



53 福尔摩斯打趣地说，这个麦卡锡还真有点怪，得了老朋友的恩惠，又要儿子娶人家的女儿做妻子，而且那个女人又是他父亲巨额财产的继承人。这岂不成了个专横、势利的小人了么。



54 雷斯垂德朝华生使了个眼色，说他已经用演绎法推断过了，要福尔摩斯不要想入非非空发议论了。说调查核实的事已够伤脑筋的了。“你说得对，你确实觉得核实事实很伤脑筋。”福尔摩斯不知指什么而言。



55 雷斯垂德激动地说，“不管怎样，我已经掌握了一个你似乎难以掌握的事实。”“什么事实，雷斯垂德先生？”“那就是麦卡锡死于小麦卡锡之手，与此相反的一切说法都是空谈。”



56 福尔摩斯没同雷斯垂德较劲，只说了句“月光总要比迷雾明亮些”这样的话。随后他们去到哈瑟利农场，看了看麦卡锡先生的住房，房屋占地面积很大，是两层石板瓦顶楼房。给人一种舒适惬意的感觉。



57 他们叫门后，里面的女仆应福尔摩斯的要求拿出两双靴子，一双是麦卡锡死的时候穿的那双，一双是小麦卡锡的。福尔摩斯在这些靴子上的七八个不同的部位仔细量了量。随后便踏上博斯科姆比池塘的征程。



58 福尔摩斯在池塘树林和沼泽地来来回回地窜来窜去，他抿着嘴，张大鼻孔，脖子上的青筋都凸了起来，像渴望捕获猎物的野兽一样，警觉而又机灵。官方侦探雷斯垂德投以冷漠和蔑视的神情，他一点儿也没察觉。



59 博斯科姆比池塘是大约50码方圆、周围长满芦苇的一片小水域，它的位置是在哈瑟利农场和富裕的特纳先生私人花园的边界上，池塘彼岸是一片树林。在池塘一侧的那一片芦苇之间，有一片只有20步宽的狭长的湿草地带。



60 雷斯垂德把发现尸首的准确地点指给他们看。那里地面十分潮湿，可以清楚地看见死者倒下后留下的痕迹。对于福尔摩斯说来，这些被众人脚步多次践踏过的草地，他却像只狗一样来来回回地转，像是嗅出了什么气味似的。



61 出事现场布满了脚印，福尔摩斯掏出放大镜，在防水油布上趴着仔细地看，发现了三对与那些杂乱的脚印没有连在一起的、同一双脚的脚印。



62 他边看边自言自语地说：“这是年轻人麦卡锡的脚印，他来回走了两次，有一次他跑得很快，因为脚板的印迹很深，而脚后跟的印迹几乎看不清，这足以证明他讲的是实话。他看见他父亲倒在地上就赶快跑过来。那么，这里是他的父亲来回踱步的脚印。”



63 福尔摩斯自言自语地讲：“那么这是什么呢？这是儿子站着细听父亲讲话时枪托顶端着地的痕迹。那么这个呢？哈，哈！这又是什么东西的印迹呢？脚尖！脚尖的！而且是方头的，这不是一般的普通靴子！这是走过来的脚印，那是走过去的脚印。”



64 他接着自言自语道：“然后又是再走过来的脚印……当然，这是为了回来取大衣的脚印。那么，这个脚印是从什么地方过来的呢？”他来回巡视。有时脚印找不到，有时脚印又出现了，一直跟到树林的边缘；跟踪到一棵大山毛榉树的树荫下。



65 福尔摩斯继续跟踪，一直跟到那一边，然后再一次脸朝下趴在地上，并发出轻轻的得意的喊声。他在那里一直趴了好久，翻动树叶和枯枝，把在别人看来像泥土的东西放进信封里，用放大镜不断地检查地面，而且还检查他认为该检查的树皮。



66 在苔藓中间有一块锯齿状的石头，他也仔细检查了，还把它收藏了起来，然后顺着小道穿过树林，一直走到公路旁边痕迹消失了方才罢休。回到罗斯后，他把带回的那块石头拿出来对雷斯垂德说：“你对它感兴趣吗？它就是杀人的凶器。”



67 “我看不出有什么特殊的标志。”雷斯垂德看后说。“是没有标志，也不可能有什么标志。”福尔摩斯说。“那你怎么知道呢？”“石头底下的草是青色的，说明这块石头放在那儿不过几天。它的形状和死者的伤痕正好相符。”



68 “那么凶手是谁？”雷斯垂德问。“凶手是一个高个子男子，是左撇子，右腿瘸，穿一双后跟很高的狩猎靴子和一件灰色大衣，他抽印度雪茄烟，使用雪茄烟嘴，在他的口袋里带有一把削鹅毛笔的很钝的小刀。”福尔摩斯判断说。



69 雷斯垂德笑笑，说他仍然是个怀疑派。还说理论无疑能说得头头是道，但英国陪审团却是讲实际的。“噢，今天我还得回趟伦敦，后会有期。”福尔摩斯同他道别说。“让你的案子悬而不决吗？”“不，案子已经结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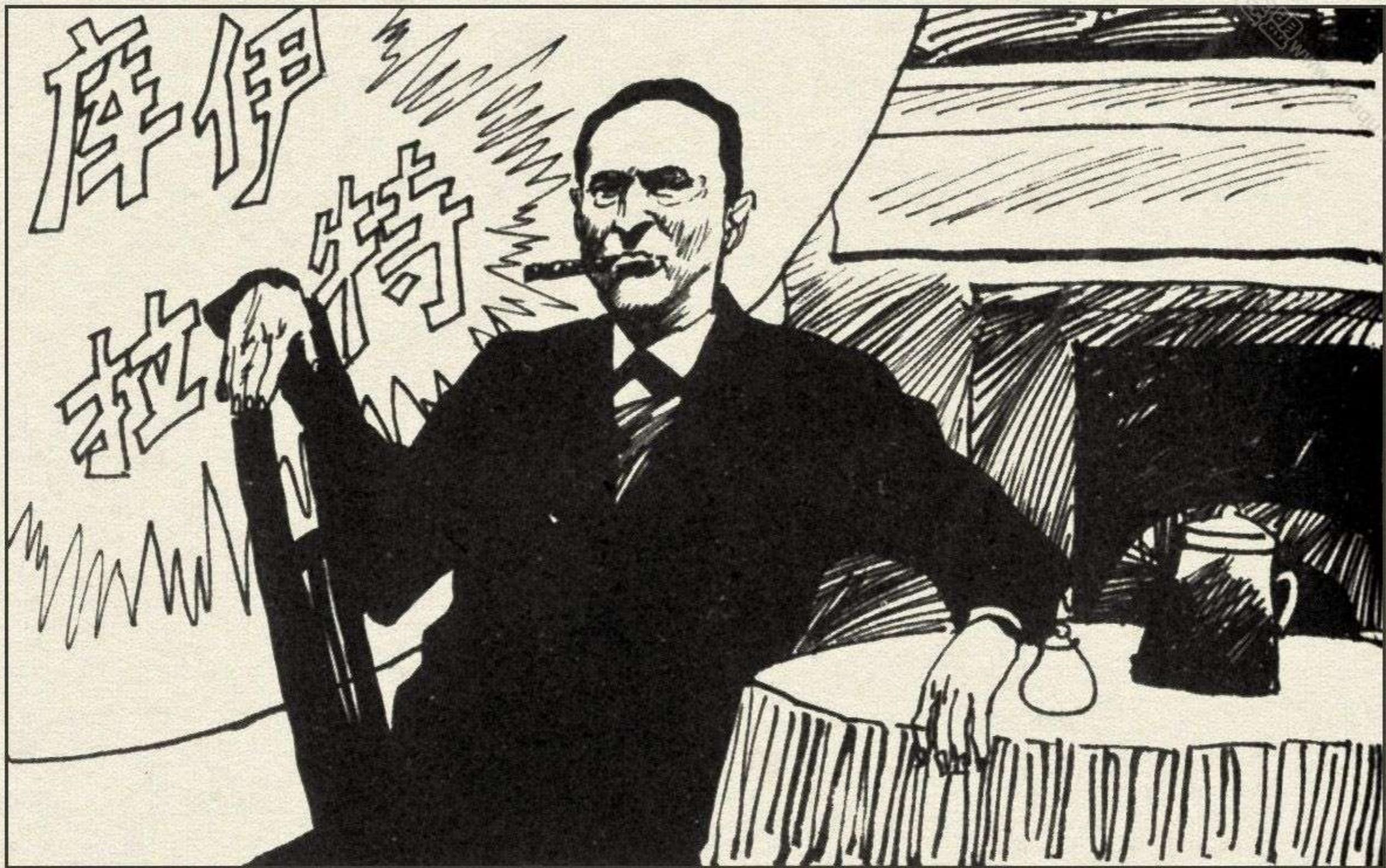
70 “可是那个疑团呢？”雷斯垂德问。“那个疑团已经解决了。”“那么罪犯是谁？”“我所描述的那位先生。”福尔摩斯说。“可是他是谁呢？”“这个不难。”



71 雷斯垂德耸耸肩膀说，他是个讲求实际的人。他说他不能负责在这一带找出一个福尔摩斯所描述的那位先生。说那样做会成为人们的笑柄。福尔摩斯平静地跟他再见，说他已经给了他机会。还说他在回去前，会给他留个便条的。



72 回到旅馆后，午饭已经摆在桌上了。福尔摩斯脸上的表情显出困惑，他让华生给他点支雪茄，请华生听他唠叨唠叨，说想征求征求老友的意见。“请说吧。”华生说。



73 福尔摩斯说，在他考虑这个案子的案情时，小麦卡锡所谈的情况中有两点当时立即引起他的注意。第一点是：据他的叙述，他的父亲在见到他之前就喊叫了“库伊”。第二点是：死者临死前说了“拉特”。



74 福尔摩斯说，死者当时喃喃地吐露了几个词，但是，据他儿子说，听到只有这个词。我们必须从这两点出发去研究案情。我们开始分析的时候不妨假定，这个小伙子所说的一切都是绝对真实的。“那么，这个‘库伊’是什么意思？”华生问。



75 福尔摩斯解释说：虽然这个词不可能是喊给儿子听的。他当时无疑知道儿子不在家。他儿子听到“库伊”是偶然的。死者当时喊“库伊”是为了引起他约见的那个人的注意。而“库伊”显然是澳大利亚人的一种叫法，并且只是在澳大利亚人之间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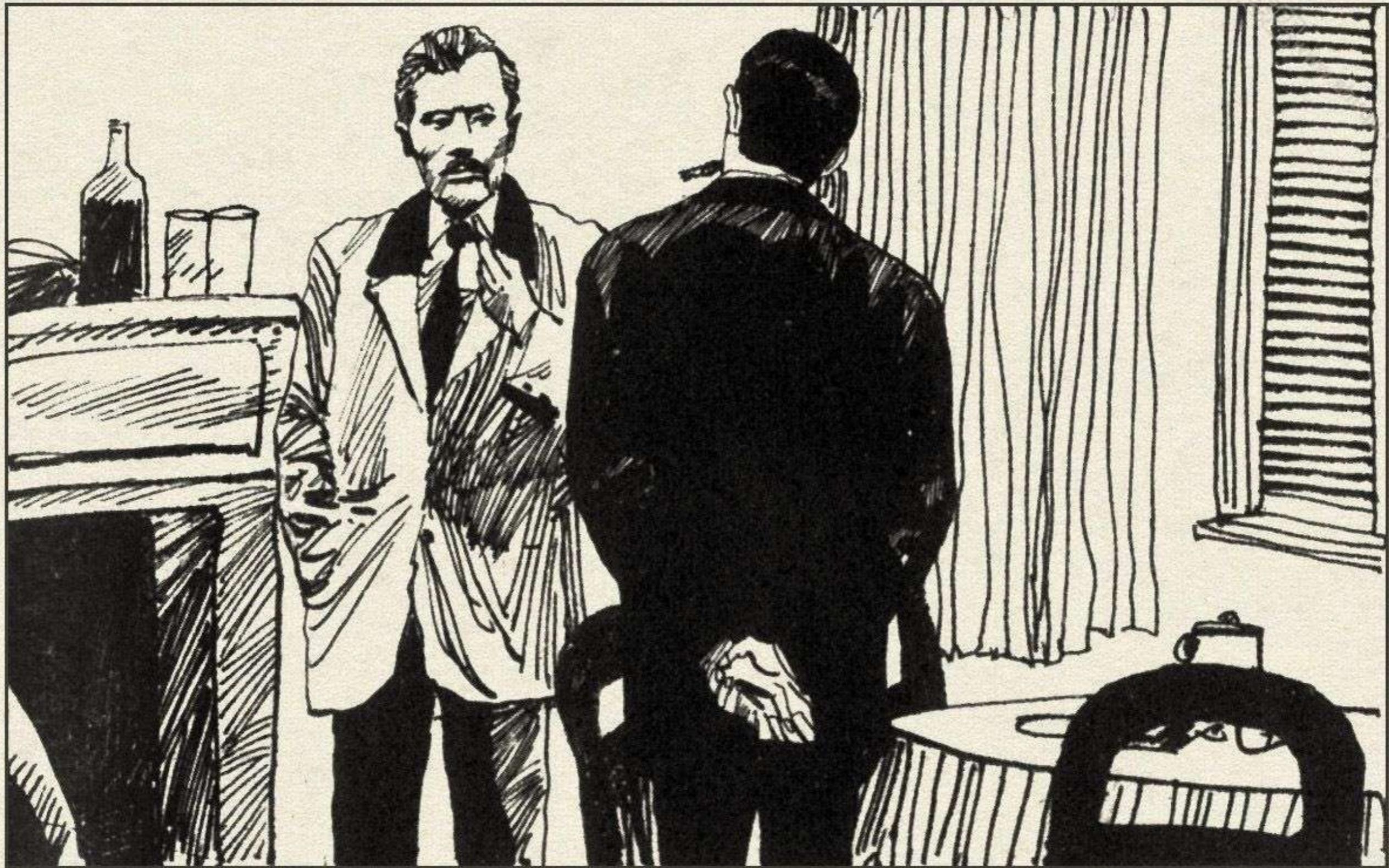
76 福尔摩斯接着分析说，因此可以大胆的设想，麦卡锡想要在博斯科姆比池塘会晤的那个人是一个曾经到过澳大利亚的人。“那么，‘拉特’这个词又是什么意思呢？”华生问。福尔摩斯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纸，把它放在桌上摊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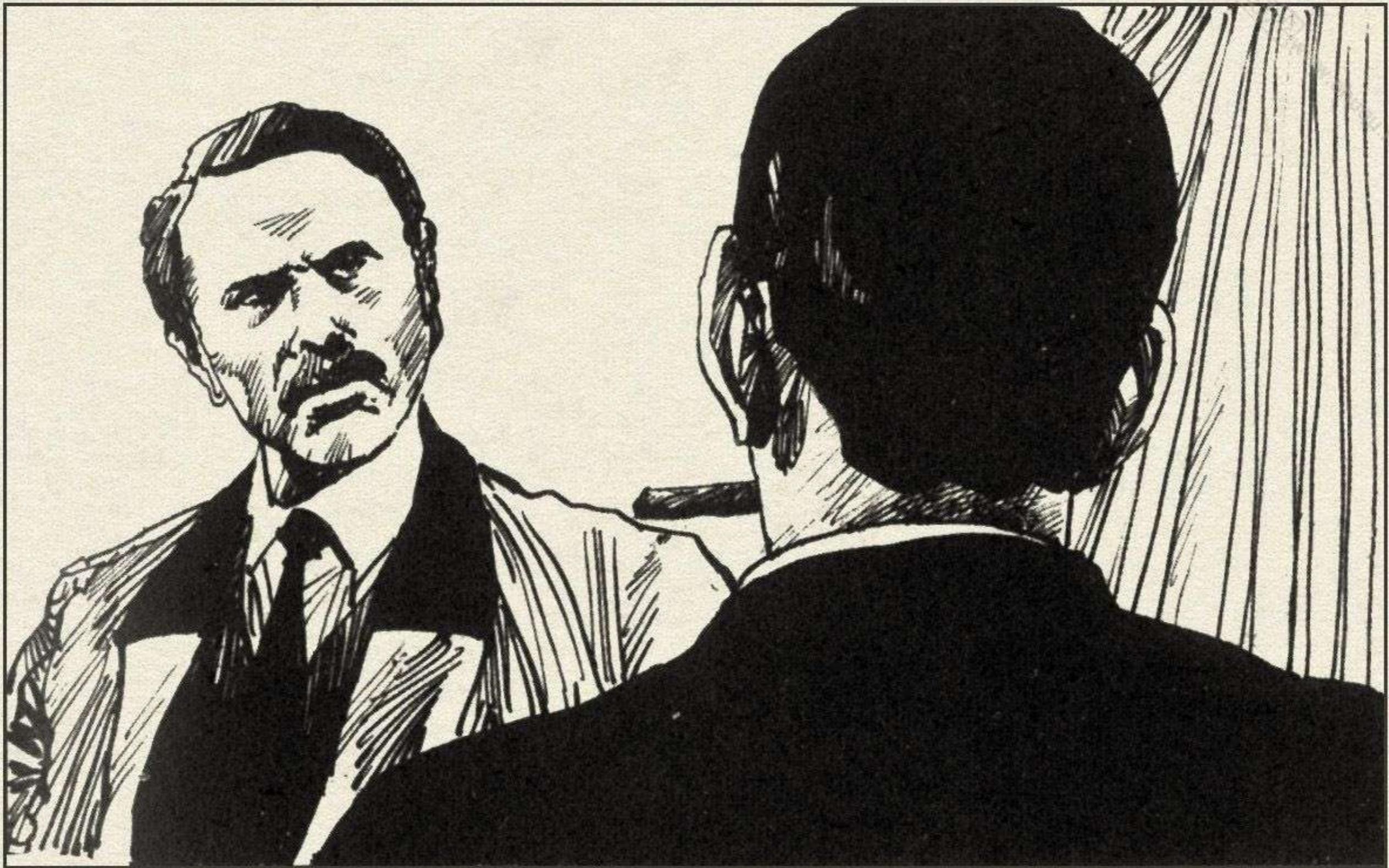
77 福尔摩斯说：“这是一张维多利亚殖民地的地图，我昨天晚上打电报到布里斯托尔去把它要来的。”他把手放在地图的一个地方，让华生念一下是什么。华生照念道：“阿拉特。”他把手举起来要华生再念。“巴勒拉特。”华生又念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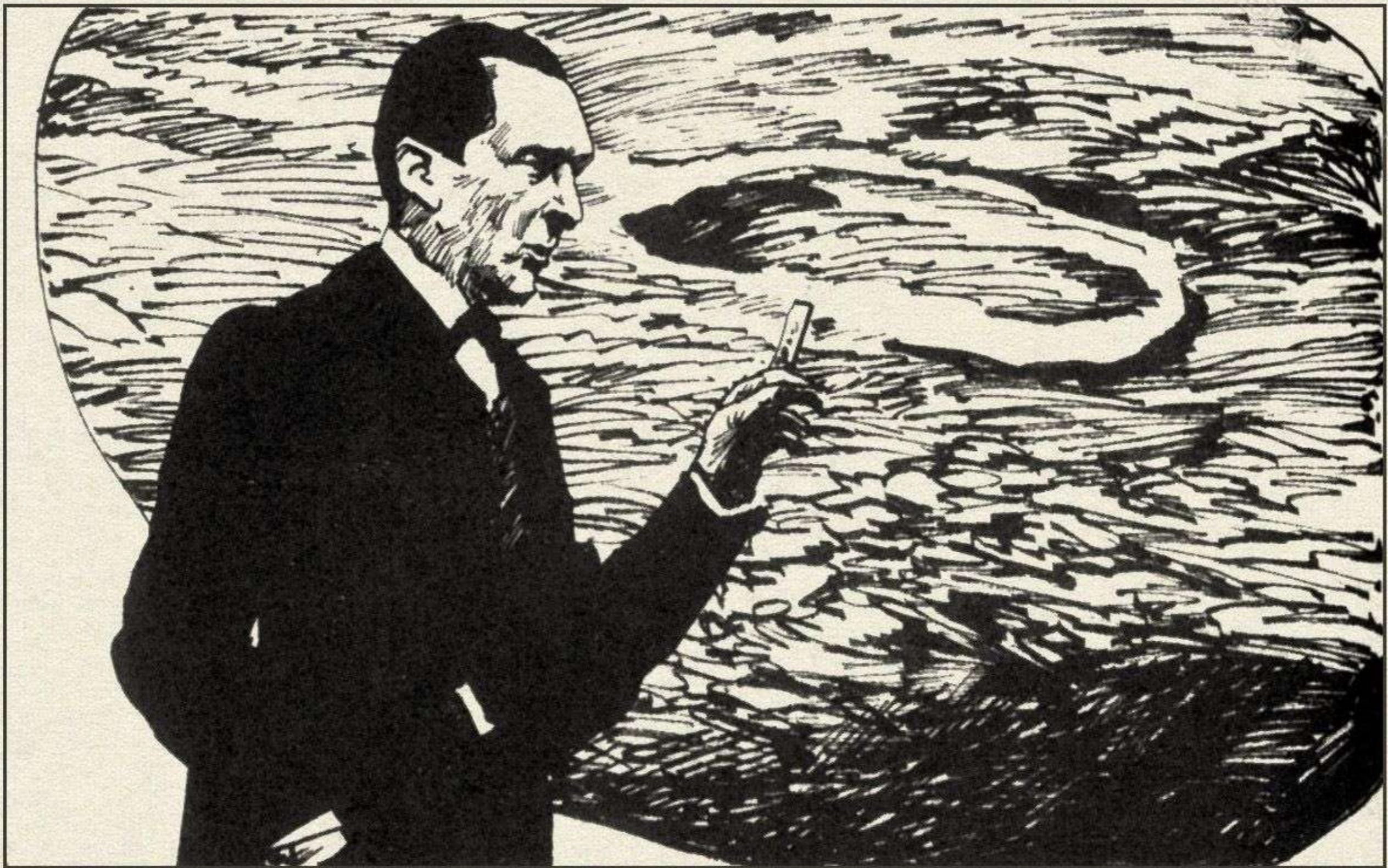
78 福尔摩斯说，这就对了，这就是那个人喊叫的那个词。而他的儿子听清这个词的最后两个音节。他当时是使劲地想把谋杀他的凶手的字说出来，巴勒拉特的某某人。“妙极了！”华生叹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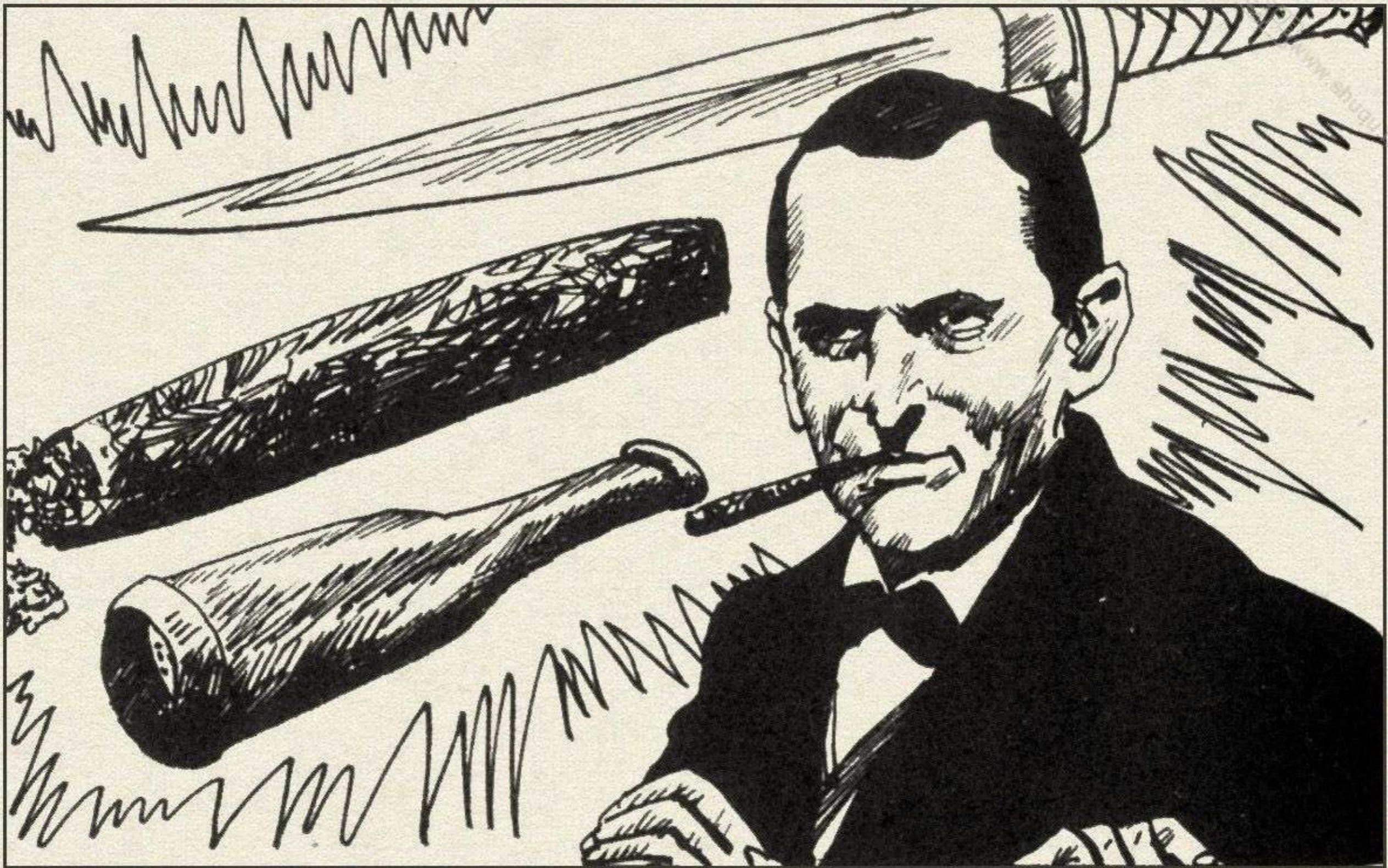
79 福尔摩斯接着分析，现在姑且承认小麦卡锡的话是正确的，那么这个凶手有一件灰色大衣这件事就是完全可以肯定的第三点。对于一个有一件灰色大衣的来自巴勒拉特的澳大利亚人，我们原先只有一种模糊的概念，现在就很明确了。“那是当然的。”华生说。



80 “他是一个熟悉这个地区的人，因为要到这个池塘来，必须经过这个农场或经过这个庄园，陌生人几乎是进不来的。”福尔摩斯说。华生说确实是这样。“所以，我们实际上已经把这个凶犯是什么人，告诉了低能的雷斯垂德。”



81 “但是，他是个瘸子你是怎么看出的呢？”华生问。“他的右脚印总是不像左脚印那样清楚，可见右脚使的劲比较小。”福尔摩斯答道。“那么其他几个问题呢？”



82 “从死者伤痕看，那一击是紧靠在他背后打的，而且是打在左侧。只有左撇子才会打在左侧。至于印度雪茄，那是我发现了雪茄香烟的烟灰和烟头。还有烟嘴和小刀，因为烟头上没有含在口里的印迹，又因为烟的末端是用小刀切的，但很不整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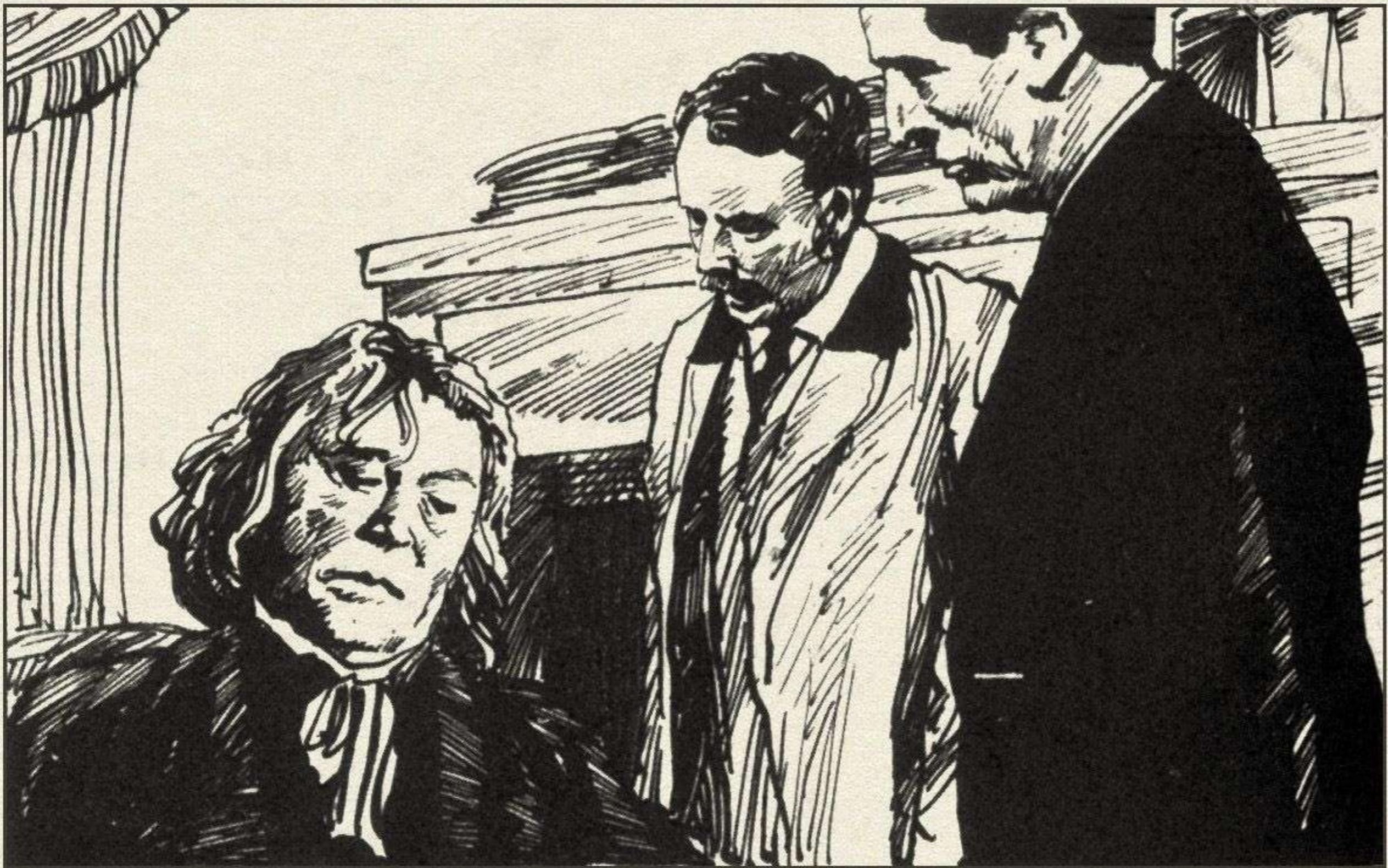
83 这时，旅馆侍者报信说约翰·特纳先生来访。约翰·特纳先生相貌不凡，他步履缓慢，一瘸一拐，肩部下垂，显得老态龙钟。但是他那皱纹深陷、坚定严峻的脸和粗壮的四肢，使人感到他具有异常的体力和个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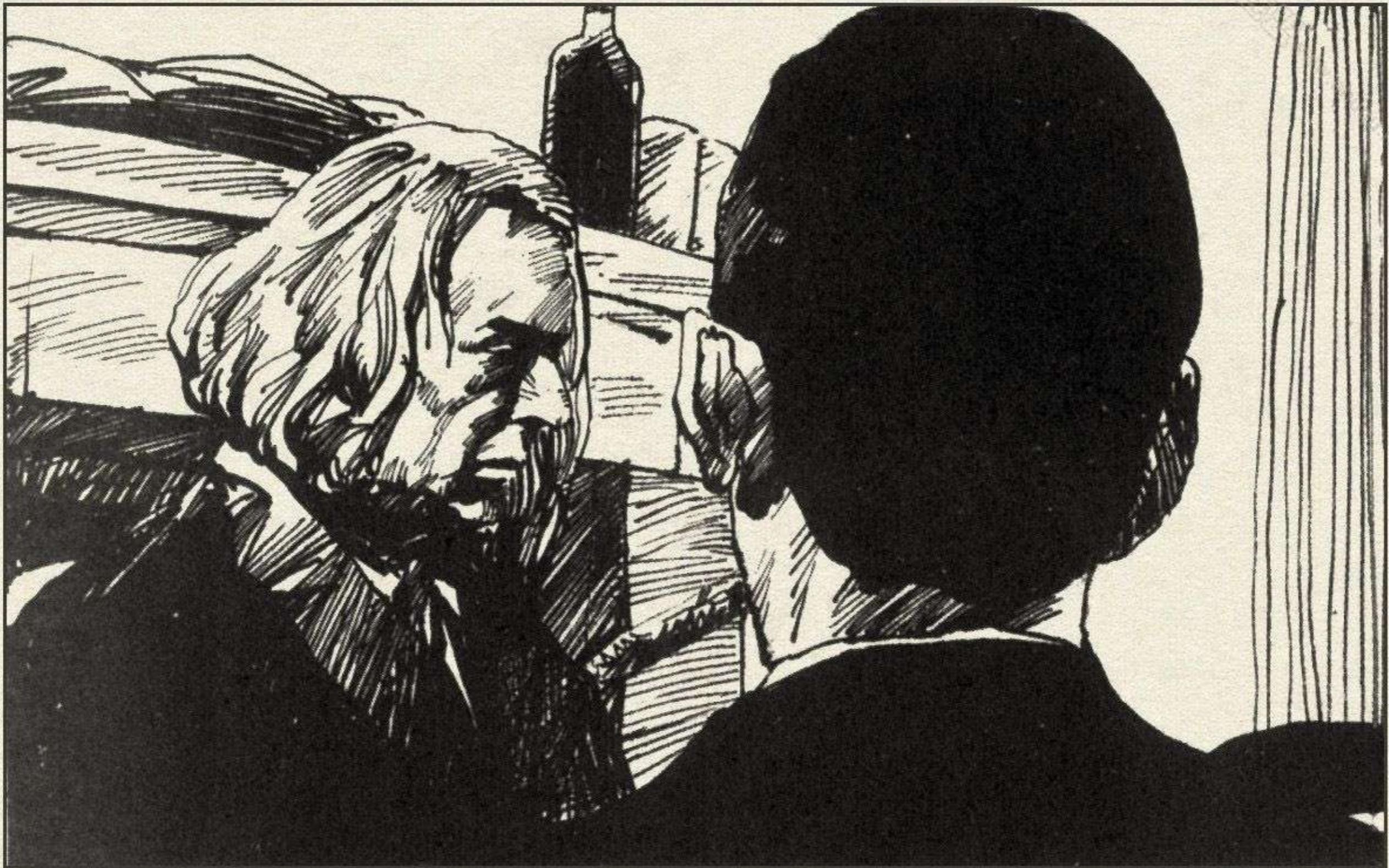
84 “请坐在沙发上，你收到我的便条了？”福尔摩斯彬彬有礼地问。“是的，”特纳先生说，“是看门人把你的便条交给我的。你说，你想在这儿同我见见面，以避免流言蜚语。”福尔摩斯解释说，他一去庄园，人们肯定要议论纷纷。特纳先生问他有什么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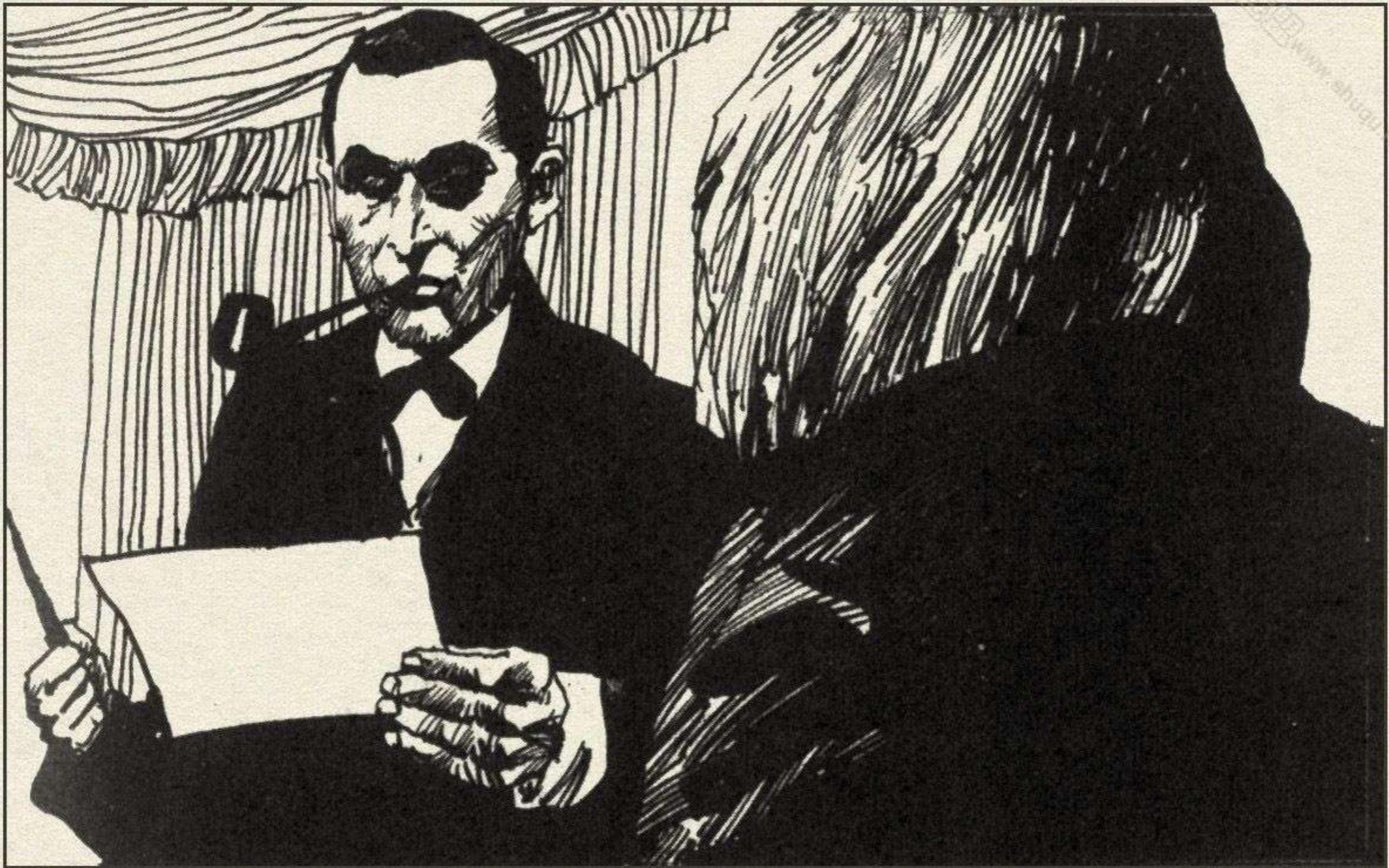
85 福尔摩斯说，因为他了解查尔斯·麦卡锡先生的一切，包括他的死因。老人听后把头低垂，两手掩面。他喊道：“上帝保佑我吧，但是，我是不会让这个年轻人受害的。我向你保证，如果巡回审判法庭宣判他有罪，我会出来说话的。”



86 福尔摩斯严肃而沉静地说：“我很高兴听你这么说。”“要不是为我亲爱的女儿着想，我早就说出来了。如果我说了那会使她十分痛心……当她听到我被捕的消息时，她是会很痛心的。”老人说。



87 “也许不致于要逮捕吧。”福尔摩斯说。“你说什么？”老人有些不相信大侦探的话。“我不是官方侦探。我明白，是你女儿要求我到这里来的，我现在是替她在办事。无论如何得使小麦卡锡无罪开释。”



88 老特纳说：“我是个濒临死亡的人了，我患糖尿病已多年了，我的医生说，我是否还能活一个月都是个问题。可是，我宁可死在自己家里也不愿死在监狱里。”福尔摩斯拿起笔，在他面前放一张纸。



89 “只要你告诉我真情，我把事实摘录下来，然后你在上面签字，这位华生可以作证人。以后我可能出示你的自白书，但只是在为了拯救小麦卡锡的万不得已的时候，我答应你，除非必要，我是不会公开它的。”福尔摩斯诚恳地表示。



90 老人说：“这样也可以。我能不能活到巡回审判法庭开庭的时候还是个问题，所以，这对我没有多大关系。我只是不想引起艾丽斯的震惊就是了。现在我一定向你直说，事情经过的时间很长很长，但讲出来倒用不了多少时间。”



91 “你了解这个死者麦卡锡。他是个魔鬼的化身。我这是说实话。愿上帝保佑你可千万不要让他这样的人抓住你的把柄。这20多年来，他一直抓住我不放，他把我这一生都毁了。我首先告诉你我是怎样落到他手里的。那是19世纪60年代初在开矿的地方。”



92 “那时我是个年轻小伙子，很容易冲动，也不安分守己。什么都想干，我和坏人结成了一伙，饮酒作乐。在开矿方面失利后，便当了绿林强盗。我们一伙共有6个人，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不时拦截驶往矿场的马车。”



93 “我当时化名为巴勒拉特的黑杰克。有一天，一个黄金运输队从巴拉特开往墨尔本，我们在路边袭击了它。他们有6个护送骑兵，我们是6个，可以说是势均力敌。”



94 “交火后，他们死了4个，我们死了3个。得手后，我用手枪指着马车夫的脑袋，这个马车夫就是现在的麦卡锡。如果我当时打死这个恶棍，那就好了。但是，我饶了他一命。黄金弄到手了，我成了大富翁。我决心从此过安分守己的生活。”



95 “除买了一份产业外，我经常出钱做善事，来弥补自己的罪过。后来我结了婚，虽然妻子早逝，却给我留下了亲爱的艾丽斯。甚至当她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她的小手就似乎比过去的任何东西都要更加有效地指引我走上正道。”



96 “总之，我悔过自新，尽自己最大能力来弥补以往的过失。本来一切顺利，可是麦卡锡的魔爪一下把我抓住了。当时我到城里去办一件投资的事，我在摄政街遇见了他。他当时是衣不遮体，光着脚板走路。”



97 “他当时拉着我的胳膊说：‘杰克， 我们又见面了。你有钱， 把我们父子俩收下吧。如果……你不想干的话， 英国这里可是个奉公守法的国度， 只要喊一声， 随时可以叫到警察。’ 他们父子就这样来到了西部农村。”



98 “从此我便家无宁日，他狡诈狞笑的面孔总是跟随着我。我怕女儿知道我的过去，我便百般地依从这个恶棍。土地、房屋、金钱什么都给他。直到最后他向我要一件我不能给人的‘东西’为止。他竟要我的艾丽斯！”



99 “我不是不喜欢詹姆斯，只是因为他身上有他恶父的血统，我就不能容忍。我对他说，即使把他最毒辣的手段使出来，我也不在乎。这样，我们约定在我们两所房子之间的池塘会面，以便谈出个结果来。”



100 “当我走到那里的时候，发现他正在同他儿子谈话，谈话中他极力促使他儿子和我女儿结婚，根本不考虑我女儿会是什么意见，好像我的女儿是马路上的妓女似的。我气得发了疯，我记忆中的往事啊！我亲爱的女儿啊！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将他砸死了。不然，他那条邪恶的舌头是不会保持沉默的。”



101 随后，老人在写好了的自白书上签了字。福尔摩斯说：“好啦，我无权审判你。但愿我们永远不会受到这样一种诱惑而无法控制自己。”“先生，你打算怎么办呢？”老人问道。



102 福尔摩斯再一次表示，他一定将自白书保存好，如果小麦卡锡不被定罪，它就永远不会为任何人所见。老人庄严地说：“那么再见了福斯摩斯先生。当你自己临终之际，想到你曾使我安然死去，你会感到替上帝在人间做了一件好事。”



103 老人摇摇晃晃地走出门后，福尔摩斯沉默了很久很久。然后说：“为什么命运老是对贫困而孤立无援的芸芸众生恶作剧呢？每当我听到这一类的案件时，我便想起巴克斯特的话——‘歇洛克·福尔摩斯之所以能破案，全是靠上帝保佑。’”



104 小麦卡锡终被宣告无罪释放，他是得助于福尔摩斯的若干有力的申诉意见。两个老人死后，生活可能出现这样的情景：那个儿子和那个女儿终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他们根本不知道，在遥远的逝去的岁月里，他们的上空曾经出现过不祥的乌云。

冒 险 史

波希米亚丑闻

红发会

身分案

● 博斯科姆比溪谷秘案

五个桔核

歪唇男人

蓝宝石案

斑点带子案

工程师大拇指案

贵族单身汉案

绿玉皇冠案

铜山毛榉案

内部交流请勿外传

www.shuqu.net

连盟社区 e 站



扫描：森木风雨 制作：湘中凡人